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九回 驗明屍鏹姦夫淫婦 又一案蛤蟆路鳴冤

循環報應不非輕，勸君行善莫行兇。明公不信世上看，王法難已將人容。

卻說黃愛玉聞聽半彪子劉清之言，來作證見，不由將眼一翻說：「劉清你又犯了半彪子脾氣來了，你作的什麼證見嘍。」

是了，你有一日在我娘家門首，挨過來欲調戲我，你被我罵了一場，你懷恨在心，你今日依官欲報私仇，你奶奶不怕你作證見，我心無虧。」

劉清說：「黃大姐你別硬剛硬口了，你二人做的事我皆眼見。前幾天我被你罵了一場，我懷恨在心，此話是實。我候至天有定更之時，就來至蒲家灣，見你家大門關閉得緊，我就越牆而過。只見你屋內燈光照著男女二人之影，低聲所言之話，是商議要害蒲賢。我將窗紙用舌舐破，眇目一看，屋內之男子乃是張武舉。你二人飲酒定計害你丈夫，正然商議，大門外蒲賢拍門。張培元藏在桌底，我藏在柴棚之內匿身，你去開放大門，蒲賢自外喝得酩酊大醉進屋。你又灌他一個大醉，身如泥坯，躺在炕上，人事不知。你同張培元二人用繩將他捆了個堅固，以棉花塞子塞嘴，拿過一個竹筒對他肛門內一頭，用燒紅鐵柱燙之。敢情竹筒內是一條長蟲，那長蟲疼痛難忍，就鑽入肛門之內。那蒲賢焉有不死之理。我在窗外看了個真切，你還在此同大人撒潑放刁。我說的對不對？你二人若不口服心服，開棺給你一個證見。」黃愛玉、張培元二人一聞劉清之言，只嚇的面如土色，啞口無言。

忽聽劉吏部吩咐：「劉清前去破屍肚驗來。」劉清遵諭，手持一把尖刀，打開棺，在死屍肚腹上豁了一道口，將長蟲掏出，走至大人面前，單腿打千，雙手舉著長蟲說：「請大人驗看。」

劉公見此長蟲，已在腹中斃死。不由得大怒，吩咐把黃氏、張培元帶上來問道：「你二人還有何折辯，還不招供。」二人只得畫了招供。劉公吩咐：「將二人綁送入鏹。」眾劊子手不敢怠慢，遂把黃愛玉、張培元一同鏹了。判斷件作圖贓銀一百兩，蒙哄官府，充發黑龍江贖罪十年，地方潘三，知情不報，受贓八十兩，杖責四十，流放一千里，移交知州辦理。飭知州將張培元家產分給劉清一半為業，不准徇私，知州稱諾。劉清謝恩去領收家產。劉吏部飭差役把屍棺掩埋。

眾役遵命把棺材蓋釘上，執锹挖坑內之土，見坑內之土很暄，不費氣力便挖出了尺半深之土，不料卻露出兩個男女孩屍。

差役不敢隱瞞，回稟大人：「坑內埋著男女二孩屍，請大人定奪。」劉吏部聞稟走近坑沿，驗看男屍約有十三四歲，女屍約有十餘歲，脖項上皆有傷痕，驗罷吩咐劉安、張成：「問一問這眾鄉民，有認得這二幼屍的否？」這一言未盡，忽聞一人哭兒女聲音痛切。劉公吩咐：「將哭屍之人帶上來問話。」劉安、張成將哭屍之人帶到大人面前跪倒，劉公問道：「你家住哪裡？」

是何名姓？多大年紀？坑內所埋二屍是你什麼人？一一要你訴清。」那人口尊：「大人，小人家住蘇家莊，小人名喚蘇永富，年長五十三歲。所生二女一子，大女名喚蘇吉平，今年一十六歲，次女今年一十三歲，名喚蘇玉平，小兒今年一十一歲，名喚蘇生。姐弟三人，昨日閒遊散心，並未回家。小人今日下窪尋找，適遇大人判案，這坑內所埋男女二屍，正是我次女玉平、小兒蘇生，不見大女吉平哪裡去了？可憐小人只此一子，被人所害，懇求青天大人作主，訪拿兇手，以雪此大仇。」言罷，叩頭如雞啄碎米一般。劉吏部吩咐：「你且領屍回家，本部堂與你作主就是了。」蘇永富領屍回家不提。

這吏部劉公乘轎進景州入公館，用了早膳，復又扮作雲遊算命老道，臂上跨一小小黃布包裹，包裹內包著百中經、命書並紙筆墨盒等物。手內拿著兩塊毛竹板，暗暗出了公館後門，順大街出了州城，欲奔莊村訪察此案。不覺來至荒郊，見迎面上有一磨盤大的蛤蟆，攔阻道路。劉公心中納悶，這世上那有恁大之蛤蟆，必然其中有蹊蹺之事，遂問道：「你這蛤蟆攔路，必有奇冤，若有冤情，你在本部堂面前連叫三聲，本部堂就准你之狀，我隨你前去。」這蛤蟆真也奇怪，向著劉公「呱呱呀呀」連叫了三聲，往東蹦跳而去。劉公見此光景，點了點頭，只得跟隨在後，走了十餘里，見迎面是一運糧河阻路，只見蛤蟆跳入河內。劉公一怔，暗說：「不好！我可不能隨你過河。」

正在躊躇之際，忽見從下流逆水而來一隻小船，船上是一個人。遂點手呼喚：「稍公，向這邊撐來，渡我過河，我多給渡錢。」這船上二人乃是兄弟二人，兄名黃六，弟名黃雄，在河內駛船為名，終日竟劫來往客商金銀貨物，把客商捆縛拋在河中。素日仗仗南邊有一安國寺，內有免二王爺替身喇嘛阿彌，不行正道，搶霸民婦，手下有五百喇嘛凶僧。這黃六、黃雄作水上的買賣，得了珠寶，必然奉敬阿彌喇嘛。

今日正然要回家，見西岸上有一云游老道，喊船渡河。黃雄說：「哥呀，你看河岸喚船的老道，好像審斷黃愛玉的劉羅鍋子，今打扮老道模樣，不知訪察何事？莫不是咱弟兄搶了蘇家吉平女之案被人告發，他前來私訪也是有的。咱何不將他誣上船來，結果他的性命，絕其後患。」黃六說：「有理。」遂把船攏了岸，搭上跳板，口呼：「道爺，請上船罷。」劉公立刻上了船，黃雄撤了跳板用篙一撐，船至河心，將篙放下，遂問道：「你是劉羅鍋子，假扮老道前來私訪蘇家丟失兒女之事否？今日教你死個明白，那是我弟兄所作所為，我名黃雄，那是我哥黃六。」言罷，近前抓住劉公，劉公喊道：「施主莫要錯認了人，貧道是遊方算命之人，貧道不曉得劉羅鍋子是何人呀！」二凶徒任你說破了嘴，只當耳旁風，把劉公捆上，望河內一扔，只聽「撲通」一聲，劉公沉入河內。

劉公命不該絕，忽然一陣狂風，蛤蟆駝著劉公騰空越上東岸。劉公緩了一刻工夫，睜眼一看，繩索已開，小包裏並未失落，便對蛤蟆說：「你還須頭前引路。」只見蛤蟆往東蹦去，劉公背負小包，在後相隨，不多時見迎面有一座莊村，再找蛤蟆不知哪裡去了。只見地上有一柬帖，遂近前彎腰拾起一看，上寫四句言語，道：我本太白李金星，引領前村訪吉平。

逢凶化吉休懼怯，自然現出事真情。

劉公觀罷柬帖，心知是金星相救不死，遂望空拜畢，竟奔前面村莊而來。不多時進了莊村，手打毛竹卦，口中吆喝：「算靈卦，講子平，老算壽數，少算求財望喜，婚姻成否？能破小兒關煞，觀陰宅，尋龍點穴，陽宅催吉修方」正然吆喝，忽聞那廂街門一響，走出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，見他印堂帶暗，面皮焦黃，烏雲蓬鬆，愁眉不展。口喚：「算命的，你老往這裡來。」劉公聞喚走至近前，問道：「這位姑娘，與何人算命？」女子說：「你隨我院中去，給我婆母算命。」劉公心中納悶：「這大的姑娘，未開臉如何有了婆母！且隨他進去看個分明。」女子引路，劉公後面相隨，只見這所宅院很闊，走馬門樓上安走獸，影壁牆上畫著福祿壽三星，磨磚對縫，方磚墁地，二道門乃是垂珠門樓，進了垂珠門，乃是客室廂房，心中犯疑，這所宅院必是宦家，為何這院中清清冷冷，並無煙火。

暗中交代，這所宅院乃是鄉宦王百萬之住宅，這王百萬膝下無子，只有一女。父女於清明節去祭掃墳塋，被惡霸佟林遇見，搶其女，王百萬大怒，揪擄佟林拚命，把佟林面上抓傷。

佟林大怒，將王百萬父女殺死，率領眾惡奴把王百萬之家產搬運一個淨。王宅的家奴院公不敢惹他，皆已散去。佟林著黃六、黃雄看守此宅院，故此黃六、黃雄把蘇吉平搶了來，就住在此宅內。

閒言敘過，劉公來至北樓，問道：「你婆母在哪裡？請出來好講命。」女子聞言，二目流淚，雙膝跪在劉公面前，口呼：「道爺，你老年高有德之人，慈悲為本，善念為門，奴見你老非有歹意，奴將實言對你老說明，只求道爺給奴父母送一信去，必感道爺再生之恩，千萬莫要洩露機關。」劉公問：「你有何天大之事，本部堂與你作主。」女子聞言一怔，遂問：「道爺你老為何稱我本部堂，莫非你老是哪一家大人前來私訪，若果是大人前來私訪，難女今日可見天日了。」劉公叫聲：「女子你既識破本部堂，本部堂也不能瞞你，我本是吏部尚書劉墮字石庵，因蘇家莊蘇永富告在本部堂前，本部堂准了他的狀，今日暗出公館，假扮雲遊老道算命前來，私訪蘇富之大女兒下落。你這女子有何冤枉大事，煩我給你父母送信，你可言來，我好替你代信。」女子聽了大喜，遂說

道：「難女就是蘇吉平，是被惡徒黃六、黃雄搶了來，勒死奴的兄弟小妹二人。二凶徒欲逼難女成親，難女不允，難女日日如坐針氈，只求大人救難女速出火坑，感大人再生之德。」難女正在向劉公講說，忽聞大門外啪啪拍門之聲，喊叫：「丫頭開門來，你家大爺、二爺回家來了。」

蘇吉平吃了一驚，說：「大人不好了，兩個凶徒回來了！」

劉公聞言一怔，說道：「這可如何是好。」只急得蘇吉平東瞧西看，心無主意，猛然瞧見牆壁上掛著一個蓋篷，遂即摘將下來，口呼：「大人你老暫且屈尊一二，伏在地上，用此蓋篷把你老罩在底下，以免凶禍。劉公無奈，蹲身用蓋篷罩住。蘇吉平囑咐道：「你老在內，且莫搖動。」蘇吉平這才往外來至大門以內，把門開放，強含笑臉，稱：「二位爺回家來了，迎接來遲，望祈寬宏。」兩個凶徒聞言大悅，不知後來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